

敵人回中的

八路軍新四軍與中國共產黨

太行新華日報印行

一九四四年九月

(一) 一九四三年

八

路

軍

交

戰

兵

力

(人)

材

料

機

械

機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槍

</

敵人口中的八路軍新四軍與中國共產黨

神聖的抗日戰爭進入第八年了，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在敵人後方的英勇抗戰業績，已經全世界都知道了，頑強的敵人，在我軍不斷打擊之下，也逐漸對前途悲觀起來了。但是，國內居然還有一批被反共成見弄得頭腦僵化、頑石一樣的人，閉着眼睛，亂吹什麼八路軍新四軍「游而不擊」，一九三七年以來就沒有打過仗，「共產黨實行」「封建割據」，「河北仍在日軍佔領中」，「游擊戰爭現在絕對沒有成績」等等。我們已經發表了八路軍新四軍自己的報導，也發表了盟邦人士的報導，現在再從敵人的報紙雜誌和文件中摘錄一些挨打的敵人對八路軍新四軍和中國共產黨的說法，亦足以證明給大家看看，敵人雖然對共產黨百般辱罵，歪曲掩飾，究竟還不能不多少透露一些無可隱諱的消息，而那些安然坐在大後方譖謗八路軍新四軍和中國共產黨的人，他們閉着眼睛，不看事實，信口雌黃到了什麼程度？

一、敵人口中的八路軍戰績

一九四三年八路軍在華北對敵作戰一萬一千四百三十次，佔全數百分之七十五。

(繼續見裏)

「中共黨軍交戰意識顯著昂揚」，「華北軍作戰目標係以中共軍為主」。

敵西部朝日新聞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載北平十三日特電稱：

華北軍發表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度綜合戰果，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在今天已完全轉變為以掃共戰為中心的事實了……

「敵大半為中共軍」，「與此（指中央軍）的士氣「完全消沉」」相反，在交戰回數一萬五千次中，和中共黨軍的作戰佔七成五，在交戰的二百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也都是中共黨軍，在我方所收容的約十萬九千具敵遺棄屍體中，中共黨軍約佔半數，但與此相比較，在我方所收容的七萬四千數百的俘虜中，中共黨軍所佔的比率則只有三成五。

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顯著昂揚。交戰回數一萬五千數百次，這就是說每天平均交戰四十次以上，何況在山岳地帶嚴寒溽暑等壞的自然條件下，華北軍的敵人，又是挑動民族思想決戰的中共黨軍。

「特殊的戰鬥」。特殊的戰鬥，是和在南方戰線上不同，每一個士兵都不得不素樸的各自成為戰鬥單位去奮戰……現在在華北的中共正規軍號稱二十萬，連游擊隊包括在內，則有八十萬之多。並且他們以冀東為中心，進入到熱河方面，企圖在那裏建立新的邊區，而不斷的躍起工作。

因此華北軍今後的任務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在屢次對中共黨軍的作戰當中，華北軍對於他們所謂的游擊戰術，以及三分武力、七分政治的擾亂民心工作等，都有了深刻的認識，還具體的表現在去秋以來對中共黨軍的連續的刷抉作戰上……只有對於為華北致命傷的中共黨軍的絕滅作戰，才是華北軍今後的重要使命。

集稱：「交戰回數一五、二三八，交戰敵兵力二、〇五四、五六……」去年一年中華北軍作戰目錄係以中共爲主，此就交戰次數約七成爲對中共作戰的事實，當亦了然……這也說明中共黨軍是怎樣得意的運用游擊戰術，並依靠政治攻勢來擾亂華北。」

敵西部朝日新聞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南船北馬」欄，載敵記者阿部的「改正中共觀」中稱：「有人稱中共爲『共匪』或者『赤匪』……我想還值得考慮……從目前所發表的自一月至四月華北的戰鬥狀況看來，在四個月中間，交戰回數是六千零四十二次，其中四千三百五十六次佔全數七成以上都是和中共作戰，即一天平均作戰三十次，在這裏面每天平均四人被犧牲。當想到這樣的現實時，單是稱中共爲共匪，那恐怕也是針鋒相對的『匪』吧。」

不看中共的本旨，而浮淺的說中國共產黨的武力八路軍只要皇軍一打就垮，中國共產黨政治思想上的社會主義已經不合時代了，人民不會依靠它的等等這種中共觀，應當從對中共作鬥爭六年後的今天現實當中大大加以改正。」

兩月內八路軍對「治安區」作九百零四次之攻擊。

天津僞唐報一九四二年十月一日載消息稱：「本年七八兩個月間，中共對治安區之攻擊……七月爲三百二十二件，八月爲五百八十二件……此項數字，係對中日軍警及鐵路之破壞、電話線之破壞等。」

二、敵人口中的八路軍新四軍兵力及作戰地區。

正規軍二十四萬，游擊隊六十萬，農民自衛團二百萬。

北平僞新民報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載僞中華社訊：「爲共產軍武力中心者，乃爲以朱德爲總司令、彭德懷爲副司令之第十八集團軍，即共產八路軍也。其現有勢力，以劉伯承所部第二十九師爲中心之晉冀魯豫邊區軍約五萬，盤踞於山西、河北、河南等三省境附近地區；與此相接近，在太行山

該北部地區擴大赤色勢力之轟轟烈，擁有晉察冀邊區軍約達四萬五千之衆；此外，有自山東省山岳地帶蜿蜒於河南、江蘇兩省北部之徐向前所部魯蘇豫邊區軍約四萬三千；更有聯繫延安政權陝甘寧邊區與山西省西北部而為赤色前衛迴廊、以賀龍所部第百二十師為基幹之晉綏陝甘寧聯防軍約六萬；豫華中方面新編第四軍約四萬，總計其正規軍約二十四萬之衆。

中共軍……潛行於地下以微弱的靈動之正規軍二十萬，配之以六十萬之農民游擊隊，與組織突破二百萬之農民自衛團。

……吾人對解決大東亞戰爭之關鍵之中國事變之終局，乃在解決中國共產黨軍，此乃當再加確認者也。」

「僞中國青年」卷八期（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出版）載資料擷轉「八路怪誕的游擊戰爭」中稱：「至八路的數目恐怕就是總司令朱德亦計算不清，正規軍國軍、地方縱隊、挺進支隊、民兵游擊小組、武裝宣傳隊、少年先鋒隊，名目繁雜……真是不可統計……近來我方中華社會稱已有二百一十餘萬……至於活動地區，東北滿蒙有……「人民革命抗日聯軍」，華北有八路軍，華中有新四軍（據傳自蔣劉除其番號，中共自委陳毅主持以來，已增加三倍實力，有正規師六個）。湖北襄樊以東、湖南長江以東、福建廈門以西、廣州以東等等，無不大小零星散佈其勢力。」

山西敵日文東亞新報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載「華北戰線一年的概況」內稱：

「中共黨軍之現狀，施展其游击戰法，六年來如一日，苦心經營，發展壯大的華北中共黨軍，像前面所說，很難推測它究竟有多大的力量，據稱華北各根據地之匪規軍共有二十萬……他們依靠民眾，能够整備運用動員民衆的組織，這是他們超越了武力殲滅戰之最大特長和優點，也是他們強大的基礎……中共的攻勢，絕不是僅限於軍隊武力攻勢，而是中共地區全民衆對和平區之攻勢，這就是華北思想戰的重大性……如認為華北各地很快就可以被消滅，則是未免有些膚淺，中共仍是抱着開到中原的意志，向華北、滿洲挺進的道路並未切斷，因此應當深刻的認識到華北戰線當前的思想戰是極端殊而重要的。」

「在華北全境進行大規模的作戰」。

敵西部劇目新聞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載「九月中旬至十一月三十日之華北肅清作戰綜合戰果」中稱：「北京六日發特電，華北秋季作戰之綜合戰果……自九月中旬到現在的各地作戰中，其最大的戰爭，為勢頭即開始而現在仍在繼續中的冀西軍區剿滅戰，從平漢線、正太線及蒙疆方面同時進擊之軍，到處覆滅其抗戰設施……」

此外，還有主要的作戰，就是山西太岳、晉西北兩軍之剿滅作戰，冀魯區舊黃河和小清河中間以楊國文為司令的清河軍區的掃蕩戰等。其中在舊黃河以南地區之魯西共產軍剿滅作戰中，予華北抗日人民軍以殲滅打擊。

北京六日發電，華北軍為了解底剿滅華北最大之癌的中共軍，和關東軍互相協力，自九月中旬以來，在華北全境進行大規模的作戰，現仍在各地繼續進行。自作戰開始到十一月三十日止，已判明之戰果如下：交戰次數二八五三次，交戰敵兵力二四二、九三八人。」

「治安確立地區尚不及縣境百分之三」。

今年五月一日，北平為華北新聞雜誌載：「第一軍轄行政區所屬永（清）安（次）固（安）霸（縣）四縣，為共匪冀東、冀中區及冀西為軍事連系上之樞紐，共匪為確保其軍事運輸起見，曾在各縣建有固若金湯之地下工作，為第十軍分區即以上列四縣為根據地……甚至縣城以內，共匪出沒……因之各縣治安確立地區，尚不及百分之三。」

延安「的觸角伸到滿洲國」，「滿洲國的行政不能 浸潤於熱河」。

敵每日新聞今年五月十三日載「前進的熱河」中稱：「共匪八路軍進入熱河，妨害熱河的建設，他們的尖兵越過錦古鐵（自錦州到古北口——譯者）打到了熱河中部……他們像細菌一樣有空就靈

· 因之滿洲國的行政，不能浸潤於熱河……他們從北平一直發展，侵入到西北部的豐寧縣、承德和
· 年（一九四〇年），八路軍的策動就表面化了。於是延安的觸角伸到滿洲國。」

「新四軍縱橫游弋於長江」。

敵西部朝日新聞一九四三年四月四日載「鎮江一日電」「視察鎮江清鄉工作」內稱：「陳毅率領新四軍，利用民船，縱橫游弋於長江和大運河，從江北密運武器來威脅京滬鐵路（海南綫），所以七年來，長江和大運河交叉着的重要交通地區，作為新工作地區，其意義是大的。鎮江地區和蘇州第四期地區，中國把兩個地區併而為鎮江地區的特點：第一是產業地區，擁有江北江南物資集散地的鎮江。第二就是新四軍的影響，到現在仍然還非常濃厚的存在着。新四軍影響最濃厚的地方，是武進縣的西北角和溧陽、金壇縣境附近。」

敵東亞經濟雜誌二月號載「建立新淮海省的意義」內稱：「淮海省……現在新四軍仍然盤踞在內……新四軍以巧妙的組織和戰術，繼續着頑強的抵抗，特別他們的最得意的強化民兵組織和巧妙的掌握農民，是今後新省政府應當大大注意。」

僞揚子江雜誌第七卷第三號（今年三月七日出版）載「論新安徽省長羅君強」內稱：「安徽省……成為和平派重慶和共產系三者爭奪的目標……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共產黨的各種工作，八路軍的沉着踏實和新四軍的機敏靈活的工作，都是日本軍及和平派軍最煩惱的地方。」

廣九路上的「治安之癌」。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敵每日新聞載「展開華南第二階段對共匪清剿戰」內稱：「以寶安為中心的地區，是有名的中國共產土匪發祥地，而現在仍有共產模範團的組織，和延安赤色政府保持聯繫，展開赤化民衆及抗日運動。尤其是在廣州香港之間，該地治安之癌的共產模範團長王堯領導下有一二、三營及女子鋤奸團、鍾馗隊等組織，並設立政治、交通、財政等各部門，進行有組織的活動。」

常它們僅有五六百人的兵力，但在非常時期，則農民馬上變成兵，參加到一起而成四五千人的大兵團。」

三、敵人口中的八路軍與新四軍戰術與作戰

游擊戰登峯造極。

敵上海朝日新聞文友半月刊一卷六期（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載武克作「中共軍內幕分析」文內稱：「共軍的境遇是極其艱苦的，要克服物質上的缺乏，對抗惡劣的環境，打破艱險，鞏固部隊，必有超乎常人之外的堅強意志與嚴密組織。共軍對這方面的運用，可謂登峯造極，發揮無遺。」

其軍善於運用它的兵力和堅強政治力量所造成的非常高漲的戰鬥情緒，因而對它的戰鬥力就帶有閃爍的感覺，以至視為神通廣大，莫測高深。

共軍的戰鬥技術，在戰鬥生活中鍛鍊起來，以及很少從外面得到接濟，必須珍惜他們的彈藥，使能收到預期的效果，而不致浪費。在優勢兵力圍剿之下，稍一不慎，則有被殲的危險，他要求具有高度的運動性，這就是中共軍在環境中磨練出來的兩項特長，即精確的與敏捷的行動。」

（偽山西新民報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載該報隨軍記者張文心「癸未旅太行作戰紀評」內稱：「一向即以狡黠著稱之共產黨軍，彼等確有不可漠視之獨特戰法……事變後，竄擾於華北腹地之共產軍……其所以幾年仍未全滅者，實不能不歸功於其特有戰法。所謂特殊戰法者，亦即彼等所自詡得意之游擊戰……所謂游擊戰術，其主要點乃在以少數之兵力，於廣大地域中，以與敵軍相周旋，有以擾亂為第一目標……攻敵於不備，乘敵於困憊，易致敵四面受敵之境地，使之立足不易，尤其於廣博深奧之山地中，更可利用山地之隱蔽而出以出沒無常、聚散無定之游擊戰。」

此外，尤不可無視者，即與此游擊戰相配合之政治活動。於共產地區中，無分老幼男女，皆被彼等所訓練，於情報之探聽及傳達更為特長。以此與游擊戰術相配合，實有不可漠視之點。「化零為整」，尤為彼等之拿手戲。化零為整則兵員分散，易使追剿軍隊喪失目標，難於搜查；化零

爲擊則力量集中能有效的打擊敵人。以上所述的，爲狡黠共產軍所用之戰法。

……如中央軍能集則易亂，散則無力，其潰滅尙較爲容易；而共產軍集則爲整，化零爲零，其每個作戰之小組如有機體，更待彼等所最熟悉之山路可以巧妙運用。」

敵華北前線××岡崎北支軍報道員電（爲唐報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六日載）：「一、共產八路軍之軍事的活動特徵爲游擊戰，八路軍採用此游擊之根據，依彼等所言，由一般戰略體勢觀之，日本進攻則中國防禦，日本希望速戰速決則中國以持久戰應之，日本外地作戰則中國爲內地作戰，在如此之條件下，爲打破優勢之日軍，在各個戰鬥中保持主動性靈活性之兵力之集中分散，乃至轉用，反覆奇襲……其具體之手段，先努力偵察，完備諜報網，調查我方情況。如薄弱即行襲擊。又在日方進擊之時，任意利用地形地物，加以射擊，埋以地雷。此地雷戰法，最近特別顯著，在五月掃蕩之時，在冀平縣五丈灣以李勇爲中隊長之游擊隊，利用地雷收極大效果，作爲炸彈英雄，係游擊戰之重點。於此，此次對日方之肅正作戰，以「有組織之地雷激戰」之展開，爲「反掃蕩必須任務」第一。

二、游擊戰八路軍特別注意者，即爲與民衆之關係。八路軍由裝備之點觀之，與精強之日軍相比，自是不成問題，然彼等甚能遂行游擊戰者，係因民衆有力後援。換言之，用強力之政治力把握民衆，相互活用，即由政治、經濟、文化諸工作，當謀民衆尤以大多數貧農利益之擁護。軍方常與民衆謀求融和，於此稱八路兵士爲「子弟兵」，在教下級兵士之識字讀本中，則有「邊區子弟兵與邊區人民如魚水，應一致團結，掃蕩敵人，保衛我等邊區，保衛我等祖國」。八路軍將兵中，有八項注意，言辭和氣，實質公平，借物必還，破壞器物必須賠償。八路軍爲民衆如此，使與民衆關係良好，作民衆武裝組織，直接間接使協力游擊戰。

此種民衆，以年齡、力量爲游擊戰各執一役，對於八路軍之觀念，若想像爲荷槍之兵士，則爲極大之錯誤。冀西之人民，悉爲八路，絕非謬言。」

地雷戰驚破敵胆。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北平僑民報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載「平西邊區調查班追記之三丙稱：「在過去的傳說裏，中共八路軍的游擊戰和地雷戰真旺時，覺得八路軍將有慘演義說部中描寫的神出鬼沒和慣於埋伏的一流人物，所以在初次踏上匪區的土地時，全都懷着不安的心，正是如臨深淵，如履薄水，在默默地中決不敢說出踏地雷、遇八路軍等笑談，恐怕遭遇到他們將不會平安的過去。」

僑山西新民報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載晋豫晉境XX前緣該報特派員訊：「……對共軍第一師師長講話：「……八路軍常於我軍必經道路附近暗處埋設多量地雷，故我軍若稍不留心，即不免遭受到傷害，前頭部隊更宜注意匪軍埋設地雷，多在單獨路口、必經路口、十字路口或山脚、山腰、山頂尤其山的鞍部，其餘水井附近、房屋內、糧食器具或箱櫃、柴草、煤炭內均可為地雷埋伏地點……地上放置樹枝柴草或其他破爛器具，均有埋藏地雷嫌疑……地雷毒害教訓，一二年來給予我方的經驗是太多了，誰能忘記呢！」……」

苦悶已極之神經戰」。

僑山西新民報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載山西前緣該報特派員二十四日電謂：日軍谷口、建都、澤野各部陰精銳，在進攻太岳X軍時，「須同時與浦河及敵方埋設之地雷決鬥。且軍於行軍中，時常於水中、道上及各地發現無數之地雷，時見二尺寬之狹路上前行軍隊留下之紙條上書：「注意地雷」……尚有在開門之際轟然爆發者，此係以綫繫於地雷之信管上，開門之際即可牽動爆炸者。此外尚有設置於灶內或炕內待日軍不加注意點火利用時，以致觸雷者。且軍部隊對此苦悶已極之神經戰，猶以極端之細心於這些門後、灶口、炕內加以搜索……」

「汽車務必依前邊車輛之轍痕通行」。

僑新民聲雜誌一卷三期（一九四四年二月一日出版）載北支軍調查平西觀察站內稱：「從寧縣南發至山岳地帶以後，我們看見了「汽車務必依前邊車輛之轍痕通行」的木牌，而我們知道已經走上敵人的地雷戰的戰地。尤其是從平山縣南向蘇步行，額至蘇家灘，再由蘇家莊步行，至永西鄉莊子村

韓至誠區司令員榮臻會辦公約一年的紅崖村的途中，我們幾乎是時時刻刻都是提心吊胆，後邊的人，一定要踏着前邊人的足跟，多一步也不敢走，耳朵裏充滿了工兵警告我們「地雷地雷」的聲音，腦子裏浮滿了地雷的影子……說他們去年秋季討伐以前，他們已經按村之大小，分配給各村以五百或三百地雷，讓老百姓遍地埋置。」

轟的一聲，可憐的皇軍又踩上了地雷。

張家口僞蒙疆新報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載僞宣化省公署人員從軍所見謂：「走了約有三十分鐘的時候，忽然接到「有地雷」的命令。這個「有地雷」的命令，嚇得連車都下不來了。不多一會兒的工夫，離前方有百公尺的地方，發出來一聲可怕的爆音，這是踩上地雷了。在這時，有兩名可憐的皇軍勇士，滿臉繡着白色的綢帶，被汽車送回去了……」

政治攻勢巧妙有力

各種方式無空不入。

敵「剿共指針」第六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日臺北）載「今年中央的新力量」內稱：「中共的政治工作，可分兩種：一種是為建設根據地的赤色政權的政治工作，一種是對治安區的政治攻勢。」

對我治安區的政治工作，把中心放在妨礙與瓦解新政權、擾亂民心、提高抗日思想、離間民眾與協力之上，他們所採用的手段則更加巧妙和毒辣，其主要方法如次：

(一)化裝潛入。僞裝親日份子而混入新政權的武裝團體或日本方面各機關內，在表面上表現熱心工作，在暗地裏則從事地下工作。這些事實，從檢查機關的活動上，在各地均被發覺，今後隨着我方治安的鞏固，這些僞裝地下工作會更加增多的。

(二)經濟陰謀。經濟陰謀主要是妨礙與破壞我新開發經濟資源，反封鎖密運，和擾亂我方的金融等，特別是進行對炭礦、軍庫、倉庫、交通機關及重要設施的縱火破壞等的積極工作，並進行煽動工人怠工，以減低生產效率等。

（三）宣傳時事，以擾亂人心，巧妙的捏造和歪曲國際情勢，進行反宣傳，說日本經濟破產，外變窮途，及國內不安等，並宣傳前綫日軍被迫不得不撤退，以動搖民心。

凡是有人民生活的社會中，他們就一定發展他們的組織，凡是有他們組織存在的地方，就一定照當地實際情況建立把握民衆的政策。」

敵「剿共指針」第六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出版，敵北支派遣軍第一八〇〇部隊黃城事務所出版的半秘密刊物）載：「利用秘密結社的熱南地方的赤化工作」內稱：「中共在任何的社會條件下，在任何的地方上，都在適應實際情況，運用變化無窮的戰術，爭取民衆，進行挑撥宣傳。在這裏，把熱河省南部的赤化工作作一個介紹，以供讀者參考。」

一、熱南地區走向工作的特殊性。

民國二十七年，八路軍在五台山建設抗日赤化根據地以後，分出一二〇師的一部以蕭克爲司令，編制察熱挺進軍，開始熱河省南部冀東區、察南區的赤色工作。在這個地方的赤化工作，除了建設敵後抗日根據地以外，又久爲在軍變前就是日本對華工作的據點熱南地區，像他們所叫囂的是在侵襲僞國的滿洲國的領土裏等，所以赤化工作的成否，在政治上也有着重大的意義。

他們爭取民衆的宣傳，是污蔑和反對滿洲國政府的：一、統治經濟，二、整理蒙地，三、招募勞工，四、禁止鴉片等。而他們巧妙利用「在家理」和「紅槍會」作爲進行工作的組織基礎，這一點是應該注意的。

在整理蒙地、繳土工作上，他們抓住農民的土地觀念這個封建的頑固思想，利用這種容易陷於懷疑的弱點，進行反對宣傳，煽動人心，進行反對滿洲國政府的工作。因之，往往土地多的便由於害怕整理土地而被所誘惑，以至參加了反滿抗日的工作。

二、中共的組織工作。

在這裏，不能只是從他們的主義和主張的本質去判斷它，而忘掉了他們在注意不到的各方面發展他們的地下工作，不管在什麼性質的團體裏面，不管在什麼地方。凡是有人民生活的社會中，他們就

一定發展他們的組織，而且凡是有他們組織所在的地方，他們就一定按照當地的實際情況建立把據民衆的政策。」

諜報靈通，動靜自如。

偽新上海報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載「共產軍營賤十問諜」文，說到在八路軍抗日戰爭中的諜報工作時稱：「八路軍之間諜網，遂廣佈於華北七省，洎乎今日，關外四省亦莫不有八路軍之間諜行踪矣。至今之間諜功績，尤彰彰在人耳目，大同太原五次大會戰，考其根源，尤不能不歸功於間諜之努力活動，而彼消息靈通，日軍大隊來犯，則早分藏於深山窮谷中，動靜自如，指揮如意。在日軍方面，在一城市出發時，數目多少，器械如何，八路軍早得無線電報，列陣以待矣。」

四、敵人口中的八路軍新四軍的素質及其與羣衆關係 「組織嚴密，思想統一，意志集中，行動一致。」

（上海敵文友雜誌一卷六期（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上海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出版）載武克作「中共軍內幕之分析」一文內稱：「於是思想統一了，意志集中了，行動一致了，動作協同了，只有一個信念——爲黨而犧牲奮鬥，從生到死，從早到晚，今天明天，現在將來，就從於黨，努力於黨所授予的工作，不計勞苦，不問成敗，不斷的無休止的把一切都貢獻於黨，這就是共軍在訓練中所得的成就。」

一個爲國犧牲的某無名英雄的日記與信件。

這裏我們引證一個日人公佈的一個爲國犧牲的某無名英雄的日記與信件，以見一斑。據敵「剿共指針」第六號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出版）「八路軍的思想和資糧」（錄自陝西士兵的日記信件）內

本文是蕭克軍黃光明在襄陽××縣……警備隊退走時，遺下佩有青色標記銀章，可能是班長的屍體上，得到的日記本和信件中的摘要……

在他的日記本中，可以看出他剛強的口吻，以抗日戰士自豪，而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他怎樣在爲了完成個人的慾望而付出很大的努力……這可以代表八路軍士兵抗戰思想的一面，和敵人生活的一面，茲刊載於此，以供參考。

第一、抗戰意識。

抗戰已經三年了……農民經歷了相當的痛苦，但是我們爲了愛國救國，要忍耐一切的痛苦，我們必須扶賴農民，所以在春耕秋收的時候，要軍民一致合作，多打糧食，以做將來之用，使他們能減少一點痛苦。

凡是抗日戰士，都是思想頭腦最優秀的份子，不怕犧牲自己的一切，能够克服困難，不是爲了升官發財，而是自覺的工作，我們擁護我們的政府，愛護我們的人民，爲了驅逐日寇出中國，爲了獲得自由抗戰，我們都是同志，都是共產黨員，所以我們要有踏踏實實領導自己部下勇敢奮戰，有趕散匪軍，中國的信心。

我們的隊伍是軍民團結，上下一致，我們應當以和藹的態度，注意隊伍的步調一致……遇見老百姓的時候，也應當是親熱的。

八路軍是我們的學校，我們在這個學校裏學習軍事、政治、文化，完成自己的任務，把日本打出中國去。應當知道，這件事情實現的時候，我們全中國的同胞就會獲得自由與幸福，得到真正的安居樂業。

第二、信件。

(一) 紿父母的信：我堅信中國是不會滅亡的……然而中國的抗戰是長期的，我們應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用全力驅逐日寇出中國。只有這樣，才會有真正的自由幸福。

(二) 紉妻子的信(其一)：我現在到了涿縣機頭村，因爲抗戰不能回家，請你代我奉行。現

在抗戰已經四年了，我們的抗戰意志高漲如故，我們應當迅速前進、邁向勝利，接近光明前途，只有勝利，中國四億一千五百四十一萬同胞才覩生存。現在我們的同胞站在統一戰線上相互勉勵，不准有一個漢奸，要知道當漢奸是沒有出路的，當漢奸就是走向死亡，就是行屍走肉……中國是不會亡的。

第三、難感。

想到嚴守命令，完成任務，保衛國家以及自己父母妻子，我們就決不能當亡國奴，我們應當誠心誠意的堅持抗戰到底。

貧農老婦至死不吐八路軍真情。

北平偽新民報去年三月十一日、十二日載「踏平地壘奇襲匪窟日記」內述：「……檢查全村，終知日本兵之便衣隊發現敵人之洞口矣。於村西北方一馬圈之一角，有一大洞口，土上有男女足跡無數，可知敵人逃走矣。吾等先遣隊乘馬至村外之廣場，於該處見有一老婆，抱三幼童痛哭，地上翻伏有死亡之老百姓，此乃為昨夜之襲擊而死之農民，遂問老婆：

「何人將你丈夫殺死？」

「不知何人於暗洞中放槍。」

「地壘為誰所掘，是否為八路軍？」

「不知為誰，如大人所知，百姓早出晚歸，何以知曉。」

「你丈夫是否為八路之辦公人，何以會不知地洞？」

「請看那鑲綢衣服的孩子，我的妻（短髮為抗日婦女會員），我乃一無所知之老百姓。」

「鄉長為誰？」

「不知。」

「鄉長是否為八路之辦公人？」

「不知，不知。」

如此無知之農民，竟如此……爲八路犧牲，始終不冒真實之事，可怕之赤魔之政治力！」

「皇軍」所至不見一個村民。

張家口僞蒙疆新報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載「冀西剿共從軍記」內述：「使我最驚訝的，是日本軍所到的地方，並看不見一個部落民（村民）。我最初還以爲無論是怎樣的敵人的地區，總不會沒有部落民的，誰料竟是出乎我們的期待。這真使我感覺着真是到了敵人的區域。民衆既然是沒有，那麼我們所計劃的口頭宣傳是完全失敗了……」

民衆的生產教育與武裝。

冀西赤色地區調查班長田中教夫之「冀西赤色地區調查記」（發表於太原敵日文東亞新報，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連載九日）中稱：

「飛機上的俯視——當飛入山岳地區時，目所見，除巍然聳立的山岳外，別無人跡……村落內街巷的庭院中，不但沒有人，連一畜牲都沒有。在飛機上就可以察覺到敵方空舍清野的澈底性的……。同時，不論在山頭或高原上，除岩石外，全耕種得井然有序。由此可見，中共對增加生產必死的勞力……」

愈深入山岳地區，則地雷爆炸的痕跡也更加增多，特別在三十度以上的山坡上更多。河東、驪村二村中，只剩下老頭子和幼童，沒有一中青年男女。愈進到山裏，空室清野就愈加澈底，在村莊的牆壁上寫着各種標語，在各村都可以看到大字寫着：「展開爆炸英雄爭勇運動」的標語……

本來，中共是一貫採取極端依靠民衆的組織形式，如軍械等全由民衆保管，用不着設立兵站線，而使軍隊不論到何任地方都有飯吃……

宣傳與教育——他們的宣傳與教育工作，是有相當成就的。這種組織民衆的武裝，成爲中共堅